[文章编号] 1003－4684(2026)03-0104-05

屈原《离骚》与济慈《夜莺颂》中精神家园构建比较研究

张君瑶[1]，彭家海[1,2]

(1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2 武汉晴川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4)

[摘 要] 聚焦屈原《离骚》和济慈《夜莺颂》中的精神家园，辨析两首诗中精神家园构建的过程，发现两位诗人都借助想象表达对理想的追求。但两首诗里呈现的精神家园又有所不同：前者遥想过去，之后与神灵为伴，自由神游于自我构建的精神家园；后者依靠一己之力与夜莺遨游林中，一同抵达理想家园。而想象的借用又根植于两位诗人各自的文化传统：屈原受到楚地巫文化的浸渍，济慈则受到两希文化和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精神家园；想象；《离骚》；《夜莺颂》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精神家园，“即人类自我创造的理想境界。”[1]许多诗人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及对世界的深刻感知力，在诗中构筑精神家园、栖息之所，给予失意之人温暖的希望。依海德格尔的看法，“诗人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性。”[2]纵观古今中外，不少诗人由于对现实不满，通过创作诗歌建立美好的精神乐园，使其心灵得以休憩、安顿。例如，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建了一个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无世俗纷争的精神家园，想象那里的村民过着自给自足，安宁和平的生活；爱尔兰诗人叶芝构建的精神家园在一个叫作“茵尼斯弗利岛”的地方，想象自己过着养蜂种豆的悠然生活。为了呈现各自的精神家园，两位诗人运用了想象这一表达方式。英国诗人济慈奉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信念，把想象视为连接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桥梁。本文研究的两首诗篇：屈原的《离骚》和济慈的《夜莺颂》也展现了渴望摆脱现实困境，构建精神家园的倾向。屈原和济慈借助想象的方式，并以神话入诗，筑起各自的精神家园，但梦想幻灭之后又被带回现实世界。为什么两位诗人的精神求索都“经历了一个现实—幻觉世界—现实的圆周心理轨迹？”[3]

1 梦想乐园——精神家园的构建

出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屈原和济慈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诗中构建各自的精神家园，以短暂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在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两位诗人极尽笔墨描绘自然中的美好事物，并依靠想象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永恒的理想世界。但两首诗里呈现的精神家园又有所不同。在《离骚》中，屈原遥想过去，追忆自己昔日的光辉，当意识到过去的理想境界不复回后，便展开神游，进入想象的世界，以神灵为伴，自由穿行于自我构建的精神家园。而在《夜莺颂》里，济慈借酒麻痹自我意识，忘却现实烦忧，之后凭想象的力量隐身自我，伴随夜莺遨游于林中，抵达心中的理想乐园。

1.1 遥想过去与麻醉自我

在现实世界里，屈原历经两次放逐，远离故国，其终身为之努力的美政理想化作泡影，故而遥想过去明君贤臣的和睦场景，追忆昔日自己的光辉岁月。对屈原来说，美好的东西存在于过去，他的理想家园也存在于过去。“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4]诗人追忆昔日美德无瑕、光明正直的君王，周围群贤环绕。[4]这是诗人理想中的君臣关系，也是诗人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4]屈原效法先贤，秉持高洁，远离浊流。彼时，诗人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如果君王听从屈原的建议，诗人或许能够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继续栖身于自己的理想家园。然而现实却是诗人受到奸佞小人的嫉妒和诬告，甚至最尊敬的君王也对自己避而远之，其追求的美政理想也宣告破灭。可以想见，这个理性的现实世界并不能帮助屈原摆脱苦痛。

[收稿日期] 2024－07－09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24GA100)

[第一作者] 张君瑶(1999－)，女，湖南怀化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通信作者] 彭家海(1964－)，男，湖北随州人，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因在现实生活里，济慈经历着种种不幸，他的期待得不到满足，只能自己创造一个明亮纯净的精神家园，涤荡自己的心灵，表达自己对美好的渴求。诗歌开篇，诗人感到困顿和麻木，就像啜饮了毒汁或吞服了鸦片[5]，诗人的自我意识先是陷入昏沉状态。在昏沉中，诗人想要沉入忘川，这是希腊神话中的冥府之河，据说喝了此水，能忘掉一切烦恼。此时，夜莺的歌声引起了诗人的遐想：夜莺生活于一片葱绿的山毛榉。夜莺的歌声为困顿麻木的诗人带来了暂时的欢欣。诗歌的第二节，“哦，来一口葡萄美酒吧！来一口长期在深深的地窖里冷藏的佳酿！尝一口，就想到花神，田野绿油油，舞蹈，歌人的吟唱，欢乐的骄阳！”[5]诗人把夜莺的歌声比作久埋地下的佳酿。一方面，酒可以使人暂时忘却烦恼，追求当下的欢乐和狂欢。另一方面，酒能够催发诗人的诗思，勾起诗人的想象。于是诗人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恼，自然联想到花神、恋歌、阳光、舞蹈所在的绿色之邦。这里的花神代表着仙境，这充满光明和欢乐的仙境即诗人渴求的理想家园。诗人渴望一饮诗神的泉水，与夜莺一道隐没在幽深繁茂的森林之中。

1.2　神游九天与遨游林间

既然现实世界没有给予屈原摆脱痛苦的良方，且当意识到过去的理想家园将不复回时，屈原“幽怨难平，于是在想象的感性世界中寻求慰藉。”[6]屈原借想象神游的方式，并运用神话意象构建精神世界，在超越性的神的世界里寻求庇护。“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4]诗人欲以玉虬为马驾车，离开尘世，进入心向往之的神灵世界。第一次神游，诗人早晨从苍梧启程，晚上到达昆仑山上的县圃。县圃“指昆仑大山上的一个地名，即位于昆仑之巅的空中花园。”[7]这是古时人们向往的理想乐园，也是诗人失意时的憩息之家园。在路途中，诗人令羲和徐徐前行，让马儿在咸池饮水，把车子系在扶桑树上，攀折若木树枝遮挡阳光，一派怡然自得的景象[4]。短暂休憩后，诗人调遣各方神灵，为自己成功登上县圃保驾护航：月神望舒在前面为诗人指引道路，风伯奔跑于后。鸾凤为其戒严道路，命凤鸟们腾翔于九天，暴风骤集，云雾相迎。然而这一浩浩荡荡的出行，却落得了“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4]的结局。守门人对诗人不理不睬，但诗人并没有放弃，而是调整心绪，准备第二次神游。这次活动围绕求婚展开。求婚的对象分别是：宓妃、有娀之佳人、虞之二姚，她们都象征着屈原追求的美政理想。诗人上天入地，忙碌奔波，找来媒人传情达意，然而次次求婚都以失败告终。诗人近乎绝望，只好求助于巫师占卜。经“灵氛”劝说后，诗人下定决心：“吾将远逝以自疏。”[4]第三次神游，诗人欲转道去往昆仑山，为了这次出行顺利，诗人做了万全准备：挑选良辰吉日，备好精美佳肴，召集千辆马车，凤凰蛟龙齐聚为他助威，神仙为他引路，出行场面浩浩荡荡。在上天入地，不懈求索的过程中，诗人极尽笔墨描绘神性世界的美好，借助神话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神性世界里，昆仑山是诗人精神之旅的终点，诗人不懈求索，往来奔波，就是为了抵达这一憩息家园，安顿自己被世俗扰乱的心灵，获得生命的升华。在远赴昆仑的路途中，“屈原完全是命令的口吻在役使诸多仙人神兽。”[8]如让羲和、望舒、飞廉、鸾皇、丰隆为自己的出行保驾护航，指引道路，使诗人得以自由穿行于县圃、崦嵫等地；扶桑、若木、幽兰、琼枝等象征美好的植物皆生长于此；连自然之物，旋风和云雾都前来迎接诗人地到来。

济慈通过酒的力量暂时忘却了现实世界的烦忧，开始向往有绿野、舞蹈、吟唱、骄阳的仙境之地。于是诗人乘胜追击，欲痛饮诗神之泉水，获得诗的灵感，伴随夜莺一道离开污浊的尘世。济慈在《夜莺颂》的第三节交代了其迫切追随夜莺离开尘世的原因：现实世界充满忧伤和灰暗的绝望。“不是伴酒神乘虎豹的车驾驰骋，尽管迟钝的脑子困惑，犹豫，我已凭诗神无形的羽翼登程：已经跟你在一起了！”[5]这一次诗人为彻底逃离现实，不再凭借酒神的帮助，而是展开想象的翅膀，凭借诗神的力量，与夜莺一道，飞向一个和谐欢乐的世界。这彰显了济慈对诗歌的热爱与信仰。在济慈眼里，诗人和医生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他们都能够治愈人的心灵。医师开具良方，减轻患者痛苦；诗人创作美的诗歌，同样为人类提供精神慰藉。为此济慈毅然放弃了安身立命的药剂师身份，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期望创作出如斯宾塞的《仙后》、弥尔顿的《失乐园》一样的诗歌，给予后世之人精神慰藉。微风轻拂，诗人与夜莺穿过幽晦的林木和曲折的苔径，抵达了一个美丽宁静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组成全然依仗济慈的想象。在济慈用想象编织的极乐世界里：有草地、林莽、果树枝。蔷薇开放在牧野，紫罗兰隐藏在绿叶中，夏夜的蚊蝇嗡嗡盘桓。[5]这里开放着各色各样的花朵，蚊蝇的嗡嗡声交织成夏日的序曲。一派生机盎然，青春骀荡的光景。这时，诗人暂时放下了美景，思绪飞往了遥远的古代，想象夜莺的歌声打动过古代的皇帝和村夫，也曾引得路德流泪，“窗里人”开窗面对大海。“《旧约》篇章里思乡落泪的路德，以及传说中被幽禁城堡的公主，他们都曾听过这永生的夜莺的歌声，并因此获得喜悦，激荡或期待。”[9]而此刻夜莺的歌声跨越了历史和时空，同样触及了诗人的情感，激起强

烈的共鸣。“此刻呵,无上的幸福是停止呼吸,趁这午夜,安详地向人世告别。”[5]在这个精神家园里,诗人享受着一份遗世独立,触及灵魂深处的安宁,感受到了所追求的美,挣脱现实羁绊的愿望暂时得到了满足。

2 回到现实——精神家园的幻灭

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度,但他们都拥有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理想,只是一生受困于现实。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用“伟大”来形容的文学家。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显示了“抒情主人公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着以及与溷浊现实之间格格不入而产生的悲剧情怀。”[10]《离骚》开篇,屈原用短短几句话便概括出自己高贵的出身、美好的资质、卓越的才华。起初受君王重用时,他奔走于君王的鞍前马后,期望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毫无疑问,屈原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抱负。然而当时的楚国朝廷中,“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4]一心为国为民的屈原在朝中孤立无援,遭到奸佞小人的排挤和诬告,其悉心培养的贤才也逐渐沦为趋炎附势的小人。由于他的美政理想触犯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加之楚王多疑善变的个性,最终致使不同流俗的屈原被君王两次放逐,远离故土,美政理想实现之路受到阻遏,其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化作泡影。

和屈原一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也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他放弃了稳定的药剂师职业,毅然选择诗歌创作,勇敢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希冀跻身于最伟大的诗人之列。但济慈的人生也十分坎坷不幸,他出生于社会底层,童年时期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一生贫困交加,疾病缠身。23岁时遇上了挚爱:芬妮·布朗妮,并决定与之订婚,但此时的诗人却染上肺病,穷困潦倒,最终与爱情失之交臂。而让诗人引以为豪的诗作不仅没有获得英国社会的广泛认可,反而受到批评家的严厉抨击。在创作《夜莺颂》时,年轻的诗人正经历着一系列不幸的事情:亲人离世,爱情夭折,疾病摧残,这些苦难让诗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饱受折磨。《夜莺颂》的第三节:“这里,人们对坐着互相听呻吟,瘫痪者颤动着几根灰白的发丝,青春渐渐地苍白,瘦削,死亡;这里,只要一想到就发愁,伤悲,绝望中两眼呆滞。”[5]这些字眼是诗人对充满痛苦的现实生活的切身体会。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疲倦、病热、烦躁充斥其间,生活失去原有的光彩,美好的东西保不住自身的光辉,新生的爱情转瞬即逝。

深陷现实困境的泥淖中,屈原和济慈无法消解内心的苦痛和忧愁,只好在自己创造的美的世界里慰藉不安的灵魂。游弋于想象和神话织就的精神家园,获得了短暂的心灵慰藉后,在两首诗的结尾,两位诗人恍惚间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他们各自构建的精神家园宣告幻灭。

《离骚》结尾写道:“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4]诗人在皇祖的赫赫灵光中忽然瞥见了楚地故园,为此徘徊不前无限顾念。诗人本已下定决心离开故国,远走他乡,继续追求心中的美政理想,寻觅明君贤臣的“两美必合”。这里的回望故乡展现了诗人内心的挣扎,表明诗人的理想仍挣脱不开现实环境的桎梏,所以幻灭之感油然而生,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战胜了远游自疏的念头。即使遭谗被逐,屈原终于没有离开楚国,他还是割舍不下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美政理想的破灭固然令诗人悲哀,但更让其牵挂的还是祖国的命运。哪怕等待诗人的结局只有死亡,他也会坚守在故国,这是屈原对楚国的真挚热烈的爱。

《夜莺颂》的开头,诗人听到夜莺悠扬的歌声,于是借酒的力量麻醉自我,暂时忘却世俗的烦恼,之后张开想象的翅膀,与夜莺作伴,神游于想象世界。想象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诗人在这仙境感受到了无上的幸福,看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美,并愿以死摆脱现实,长留于仙境。在这一梦想即将实现之际,诗人的思绪飞向了遥远的古代。诗人想象着夜莺的歌声引得远在异国他乡的路德流泪,更打动了窗里人的心。夜莺的歌声跨越了时空和时代的界限,让沉迷感官享受的诗人甘愿舍弃这一仙境,回归孤寂的自己。于是诗人笔锋一转:“失落!呵,这字眼像钟声一般,催我离开你,回复孤寂的自己!”[5]诗人由远在异乡,孤独的路德和窗里人想到了现实生活里同样孤寂的自己。当诗人发现夜莺的歌声隐隐远去时,顿时怅然若失,从想象世界坠入现实。诗人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想象里,终究还要回归到现实,他意识到永远的逃避现实之举不可取。济慈的这一抉择也彰显了他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3 神话入诗,寻求庇护

为了构建各自的精神家园,两位诗人都展开想象的翅膀,并把神话融入自己的诗篇。在文学传统尚未深厚积淀的时代,屈原独立创作出《离骚》这样辉煌的诗篇,填补了时代的文学空白,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过常宝认为原因在于:“在《离骚》之前,楚地存在着一个抒情传统,这一传统就是巫术祭歌。”[11]《九歌》就是屈原在楚地民间祭歌的基础上

加工而作的。楚地巫风盛行，而巫文化的繁盛赋予楚文化自由浪漫的精神内核。受此影响，屈原诗中充满大胆瑰丽的艺术想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可以说，屈原在《离骚》中幻想的飞升神游，呼唤上古神灵与楚地巫文化关系密切。在巫术的祭祀仪式上，“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12]是人神交接的途径。由此说明人神交接的任务可由巫者完成。古人认为高山与天接近，渴望与天神沟通，陈述理想之人处于高山之巅就能离天神更近，因此在巫者看来，人可以通过高山与天神沟通，陈述自己的衷情。《离骚》后半部分描绘的屈原的几次神游都围绕昆仑山展开。第一次神游：诗人早晨从苍梧出发，傍晚抵达县圃。萧兵言：“县（悬）圃，神话世界大山‘昆仑’的顶端，好像高悬着的空中花园，可以从此登天。”[13]第二次神游：“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4]这里的白水和阆风都是昆仑山上的地名。最后一次神游，诗人下定决心去昆仑山：“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4]诗人渴望抵达昆仑悬圃，登上天庭，与天神沟通，陈述衷情，自然会借助巫文化的相关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和追求，构建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家园。

济慈十分喜爱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他崇拜斯宾塞、莎士比亚等极具想象力的诗人。济慈的第一首诗《仿斯宾塞》就是受斯宾塞《仙后》启发而作；荷马丰富的想象力也引起济慈的强烈共鸣，遂写下《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夜莺颂》中触动诗人心灵的是夜莺的歌声，而当诗人隐身自我，伴随夜莺抵达理想乐园时，依靠的就是想象力。济慈极其重视想象力的作用：他相信“想象力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它能够创造出纯粹的美，能够在攫获美的同时将其变为真。”[14]现实充满苦难，幻想的世界是如此美好，因此诗人选择主动沉浸到想象世界中去，为自己打造一个欢乐纯净的精神家园。

屈原与济慈都有浓厚的神话情结。神话批评派认为，“作为反映一个民族普遍经验和心理特征的神话和宗教仪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成为一种心理积淀物或一种心理气质，保存在这个民族潜意识中，作家和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它表现出来。”[15]神话，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可以唤醒潜藏于诗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始力量，并给予他们庇佑，使得诗人能够自由地穿梭于现实和想象之间。因此，屈原和济慈为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选择把神话融入自己的诗篇。楚地具有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而“巫术可以促使神话的发生。”[16]同样，“神话反过来也可以滋生新巫术。”[16]因受到楚地巫风的浸渍，屈原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原始神话巫术思维，这种思维逐渐沉淀到屈原的个体无意识中。再加上屈原本身掌管楚国祭祀之事，在陷入精神困境，找不到出路，信念崩溃之时，屈原自然而然地选择回归熟悉的神话，在神的世界里寻求安慰。希腊神话以乐观主义为文化心理背景，肯定人的价值、歌颂现世生活、蕴含着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济慈的思想与古希腊人的思想同符合契。虽然济慈一生苦难交加，但从未放弃对欢乐和光明的追求。《夜莺颂》里的花神 Flora 所在的绿色之邦是济慈心向往之的理想世界，那里有恋歌、舞蹈和欢乐的骄阳。诗神的泉水 Hippocrene 激发诗人的灵感，想象夜莺生活的密林幽谷是怎样的生机盎然。酒神 Bacchus 意味着及时行乐，热爱现世生活。因此诗人从希腊神话中汲取养分，获得创作的灵感。希腊神话也充当引路人，带领济慈进入神的世界，并在其中构建一个明亮纯净的精神家园，使其坚定勇敢面对生活的信念。

4　结论

当现实世界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期待，人们只好以自己的方式，如想象、梦境或文学创作去创造理想的精神家园，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和满足。爱伦·坡在《乌鸦》中“借助鸟儿的歌声，飞离现世、远遁尘嚣，到一个理想世界中去。”[1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追寻的精神家园在远离城市的自然。在《离骚》中，屈原遥想过去，之后展开神游，以神灵为伴神游天际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在《夜莺颂》里，济慈先借酒的力量陷入昏沉状态，之后借想象的力量隐身自我，与夜莺为伴穿梭林中，抵达心中的理想乐园。他们各自的精神之旅也沿着现实世界-幻想世界-现实世界的路径展开。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屈原政治失意，美政理想破灭；济慈受困于疾病和穷苦，他的创作才华得不到英国社会的广泛认可。于是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在诗里构筑各自的精神家园，短暂地避开尘世的烦扰，以获得心灵的慰藉。他们都借助想象和神话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无世俗纠葛的美好世界。这说明充满神灵和想象的世界是美的，能够使诗人摆脱现实的禁锢，超越苦难，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同时，两首诗中想象和神话的使用和精神家园的呈现又反映出两位诗人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离骚》中呈现的飞升神游及屈原大胆瑰丽的想象表现出明显的巫文化特征，济慈则受到两希文化和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在诗的结尾，两位诗人选择回到了现实世界，他们构建的精神家园也宣告幻灭，但构建精神家园这一举动并非没有意义，它跨越了时代和民族的界限，触及了人类的共同情感，

折射出人类永恒的愿望，即追求美与理想的愿望，而正是这一愿望让屈原和济慈写出了传世佳作，记录了自己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同时也让后世失意之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美与理想的执着追求，在阅读中收获了希望与慰藉。

[参 考 文 献]

[1] 倪邦文.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堂·吉诃德、浮士德、阿Q及其他形象的诠释[J].河北学刊，1993(06)：66-71.

[2] 李措吉.神话昆仑：深层记忆中的神圣家园：屈原的精神困境与宗教情怀[J]. 青海社会科学，2011(01)：129-136.

[3] 奚晏平.济慈及其《夜莺颂》的美学魅力[J].外国文学评论，1993 (02)：85-91.

[4] 李山校注.中华古典文学选本丛书楚辞选[M].北京：中华书局，2023.

[5] 济慈，屠岸.济慈诗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6] 周志颖.神话想象的空间建构与呈现方式[J].华中学术，2023，15(03)：48-56.

[7] 汤洪.屈辞“悬圃”再探讨[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04)：51-56.

[8] 朱磊.《离骚》新解：论屈原的谪仙情结[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04)：43-49.

[9] 唐伟胜.为物所惑：济慈颂歌中的复魅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2021，43(02)：58-69.

[10] 姚小鸥.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J].文史哲，2007，(04)：120-126.

[11] 过常宝.“上下求索”：一个祭祀的模式[J].文学遗产，1996，(06)：16-23.

[12] 朱熹集注. 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 萧兵译注. 楚辞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4] 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5] 王世芸.关于神话原型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1995(01)：32-36.

[16] 晁天义.乘蹻巫术探源—兼论巫术与神话的关系[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61-65.

[17] 王萍.天庭雅韵与鬼域悲音：济慈的《夜莺颂》与爱伦·坡的《乌鸦》比较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88-9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Homes in Qu Yuan's *Li Sao* and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ZHANG Junyao[1], PENG Jiahai[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2 *Wuhan Qingchuan Univ., Wuhan* 43020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iritual homes in Qu Yuan's *Li Sao* and Keats's *Ode to a Nightingale*,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homes in the two poems. It is found that both poets use imagination to express their pursuit of ideals. But the spiritual homes presented in the two poems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reminisces about the past, and later freely wanders in the self constructed spiritual home with the company of divinities; The latter relies on the author's own efforts to travel through the forest with the company of a nightingale and arrive at an ideal home together, while the borrowing of imagination is rooted i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two poets: Qu Yuan was immersed in the witchcraft culture of Chu, while Keat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ancient Greek and Hebrew cultures and romanticism.

Keywords: Spiritual homes; Imagination; *Li Sao*; *Ode to a Nightingale*

[责任编校：赵 瞳]